

山 燕

杨大群

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小说，写的是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农村的斗争生活。

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回乡知识青年于山燕，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她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围绕着果队能否种粮的问题，与资本主义思想斗，与阶级敌人斗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
作品还塑造了铁心务农的下乡知识青年乔继军、人老心红的老贫农、送子务农的部队老首长等人物形象。作品语言生动，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封面、插图：郑 胜 天

山 燕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4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3

1977年8月北京第1版 1977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441 定价 0.78 元

目 录

一	山燕归来.....	1
二	“长工房”的新主人.....	23
三	小龙河上的鞭声.....	53
四	没有爆炸的“地雷”.....	65
五	在篮球架的背后.....	91
六	刀在石上磨.....	115
七	三盒土.....	138
八	登挂月锥.....	165
九	栽树要培根.....	188
十	煽风点火.....	207
十一	一把土的故事.....	234
十二	高空“旅行”.....	251
十三	槽头风波.....	277
十四	锤声叮当.....	307
十五	送瘟神.....	328
十六	决裂与回击.....	340

十七 炮团长幸福井边话当年 363

十八 窑上彩虹 382

不算结尾 404

一 山燕归来

一列火车鸣着汽笛要开进站了。在车厢门口站着个姑娘。当火车穿过站西头横道线时，那姑娘见横道线外，有个推着自行车的妇女，她赶忙把脸贴在门玻璃上，使劲喊了声：“红莲嫂！”火车风驰电掣地开过去了。当然在车下的人是听不见她的喊声，也看不见她的脸。只是引起她周围的乘客对她笑了笑，她自己也不由得大大方方的笑了。她是跟县里的参观学习团到大寨参观学习刚回来，看见本村子里的亲人，心情怎能不激动呢！

当火车在站台上停稳了，这个姑娘第一个跳下了车厢。她就是盘龙山下胜利新村青年干部、大队党支部书记于山燕。她中等身材，看年纪好许有十八九岁，一张椭圆形的脸儿，端端正正的鼻子，两只大眼睛满秀气，眼神儿镇静、倔强，一瞧人眼睫毛忽扇扇的好象都有响动。一抿嘴唇，腮帮上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儿，看来还满脸孩子气，其实从她整个气质来看，是个沉着干练的姑娘。一条枣红色方格子围巾，迭成大三角形，蓬松松的系在头上。她上身穿一件黄地淡粉色格子的花袄，白地小蓝点的衬衣领子象两片荷花瓣似的翻在外衣上边。海昌蓝的裤子，黑灯芯绒白塑料底的

带鞋，显得挺精神。她抬头看看太阳，心里有了个钟点，两手把左肩上的军用挎包带扯紧，象战士身后背着钢枪一样。两条眉毛象黑蝴蝶翅膀，一展一束的工夫，就拿定了主意。她没有奔苹果收购站找本村送苹果的大车坐，而是两脚生风一直穿向小镇子的街心。

北方山区的秋天，空气格外清新，到处弥漫着苹果的香气，香得人不由得往鼻子里吸气。早熟苹果已经上市了。货栈里苹果筐堆得象小山，街口木垛子上也堆着待运的苹果筐，筐上系着“产地卡片”，有的标着胜利新村的名称，把小镇子挤了个满满堂堂。山燕看着眼热，心里喜滋滋的。她自豪地摆动一下头，加快脚步又直扑后街走去。

山燕边走边心里想着这次参观的情景，到大寨的当天，她就和铁姑娘们交上了朋友。大寨亲人带他们先到了村东头的老柳树下，据说这棵大柳树已经生长一百多年了，盘根错节，瘢痕累累。如今老树发出了新枝，葱茏茂密。在这棵大柳树上，挂着一个牌子，上写“乐人树”三个大字。为啥叫它“乐人树”呢？大寨亲人说：解放前，这棵大柳树是地主富农吊打穷人的地方。那时大寨的贫苦农民都叫它“苦人树”。大寨人的苦难遭遇，它看得最多，记得最真。在灾荒年头里，村里有多少贫苦农民卖儿卖女，多少人家被天灾、地租、高利贷害得断门绝户，它记得最清楚。年复一年，长夜漫漫，大柳树多少次听见穷人因交不起租、还不起债被地主富农抽打的皮鞭声；多少次听到穷人卖儿卖女、生离死别时撕人心肺的哭泣声；多少次看到穷人被地主富农逼死，只

裹着一领破苇席被埋掉的悲惨情景……大柳树呀大柳树！你这棵“苦人树”，在狂风暴雨中，你也要把根根枝干化作条条皮鞭，把那吃人的旧社会狠狠地抽打吧！

一唱雄鸡天下白。昔阳全县解放了。从此红日高照虎头山，山山水水放光彩。就在这大柳树下，扬眉吐气的大寨贫苦农民召开了庆祝解放的大会；在大柳树下，斗地主，分田地，进行了土地改革；又在这大柳树下，宣布了全村加入农业合作社，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；还是在这大柳树下，迎来了大跃进，成立了人民公社。从此“苦人树”就改名为“乐人树”了。……一九六四年，毛主席发出了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伟大号召，给全国亿万农民指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，照亮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。……

山燕听到讲“苦人树”的时候，她流出了眼泪，心中暗暗下着决心，一定要象大寨人那样，不忘阶级苦，时刻记住阶级斗争，永远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。山燕听到讲“乐人树”的时候，她激动兴奋地从大柳树下，捧起一捧土包在手绢里，她心里想，有了党和毛主席才有大寨的今天！大寨是在狠抓阶级斗争当中成长起来的，一定要象大寨人那样，迎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浪不断向前！

接着他们到了狼窝掌、虎头山参观了“海绵田”，又看了“胜天洞”，那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人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，是用斗争换取来的，正象人们说的“大寨田是辛苦田，没有辛苦哪有甜！”山燕怀着激动的心情捧起一捧“海绵田”里的土包好，又特意把当年

夹沙带石的薄土包了一把回来。

山燕回到住处，回想起今天的参观，受了一次最深刻的阶级和路线斗争教育。自己的家乡在盘龙山下，旧社会是出名的逃荒屯，有多少贫下中农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，……解放后，逃荒屯改名胜利新村，成为著名的产苹果大队，变化是真大，可有的人却满足于这个变化了。她在大寨时接到红莲嫂一封信，说安技术员写了个快板：“枝头挂满红苹果，家家户户存款多，胜利新村气象新，盘龙山下无风波。”红莲嫂觉得这首快板不对气味，可是大队长吴大器却要推荐到县里广播。山燕想，跟人家大寨一比，这不是在宣扬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吗？胜利新村绝对不是风平浪静！我们就是要认真学大寨，大批修正主义，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，在斗争中带领贫下中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前进！

她夜里做过多少梦呀，回到村子里，立刻开展革命大批判，把群众发动起来，向盘龙山、挂月锥进军……挂月锥上的土移上盘龙山，长出了棒槌般的玉米棒子，她带着姑娘们咋喳咋喳掰玉米棒子，姑娘们对着那漫山遍野的苹果、梨树、桃树、枣树、核桃树、花椒树……纵情歌唱：

我站在虎头山上，
迎着朝阳放声歌唱，
歌唱救星毛主席，
歌唱伟大的共产党。……

山燕亲眼看到了大寨狠抓阶级斗争，实现了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的方针。在参观学习团的讨论会上，她坚定地表示，一定要把大寨的经验真正学到手，带回去，使其在胜利新村扎根落户，开花结果！

山燕沿街走着，见满街墙上贴着“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彩纸标语，地上还有燃放不久的鞭炮彩纸屑，她觉得耳边好象还响着锣鼓声、口号声呢。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这该有多么光荣啊！路上的来往行人都对她脸上喷着笑，准是把她也看成是这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。山燕脸上也喷着笑，她想到胜利新村一定也来了一批小青年，有了这股生力军，向革命和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就更有信心了。只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，抓好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发动群众大干一场，胜利新村就会出现一个新面貌！此刻她心里阵阵发热，恨不得插翅飞回村里。心急脚步快，一眨眼就出了镇子。但是她稍一犹豫，没有奔胜利新村的大路，而是按照自己想定的，先去挂月锥看看。于是就向稍稍偏胜利新村西北的挂月锥走去。此刻她走的很起劲儿，每迈出一大步都很有力量，甚至自己都听见了咚咚的脚步声。她想到自己是一个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人，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，要在广阔天地里，铁心务农，和广大贫下中农、知识青年一起，亲手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……

挂月锥在远处看去比塔顶还尖，又象一把尖朝天的宝剑，真是大有“刺破青天锷未残”之势。这原来也是一座山，

下半截是石头，上半截是土。日久天长，水土流失，它的脑袋就越来越尖了。有人说它象个垂直的锥子，月牙儿挂在它旁边就象一条弯眉，半圆的月儿挂在它旁边就象孩子的顽皮的眼睛，而圆圆月儿挂在它旁边就象挂在锥上的一面铜锣了。人们传说，谁要能登上这挂月锥，敲响这面铜锣，那挂月锥的土就可以长出各种香喷喷的粮食来。……此刻山燕到挂月锥下是想再印证一下上次支委会上拟定的蓝图，打算回到村里就组织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，象大寨人三战狼窝掌那样，在盘龙山上摆战场，移挂月锥的土造田种粮。她不由紧攥拳头，在心里说：大寨人能在虎头山上插秧，我们连个大土堆都推不倒，那怎么能算是老愚公的子孙呢？……她脚下更加有力地奔向挂月锥……

一挂大车迎着挂月锥从南往北走来。

这挂胶皮轱辘大车可不孬，一匹滚瓜溜圆的青鬃马驾辕，两匹膘满肉肥的兔灰色的骡子拉套，够得上一挂壮实的车马了，但是却走得慢慢悠悠，一步一晃的，看得出这蔫巴劲儿就在那赶车老把的身上。可不是，你看那赶车老把满脸不高兴，嘴巴边还嘟嘟囔囔自语着：“哼！看来安技术员说话也是没秤砣的秤杆——压不准斤两。说什么少送两车苹果没关系，可一定要把书记给接上车。结果扑了两天空，白搭了车马人工！这不是，至今还没有见着我们这位大书记的影子呢！”他鼻子哼了一声，顺手扯过身边一领白羊毛炕毡，往屁股底下一垫。这是他出车到村头时，安技术员跑

着送来的。他气喘喘地、嘶哑着嗓子说是带上这领新毡子，给山燕书记铺车用的，省得着了凉。此刻他想：管他呢，我先铺一铺，舒服舒服。他觉得屁股底下垫上这白生生的毡子，连身子都往高拔了半截儿。他把手中大鞭晃了晃，不服气地在心里说：“一个十八九岁的毛丫头，眨眼工夫当上了书记，连那个一向高傲的大技术员安史欣，也一抹脸儿赶着拉近乎啦。其实她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比我家自苹还足足小四岁呢！”

再看这赶车的老把，身上披件半旧的夹袄，前胸后背都磨得闪着油光，他头上那顶帽子，可久有年头了，分辨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，也看不出前沿后边了，油滋滋的，遇上一场暴雨也透不了，扁巴巴的扣在脑袋顶上，就象块西瓜皮，使劲往下一戴，又成了半截小铁桶。你说它不是帽子也不为过火，他有时用它揩汗，有时放在屁股底下当座垫。有次他把帽子丢了，人家捡起夹在路旁树杈上，过了三天三宿，他路过那里，见这顶帽子还高高的夹在树杈上。

这赶车老把满脸皱纹，他一动眉毛，脑门上的褶子挤成排，看年纪是个扔下五十奔六十的人了。可是听他吆喝牲口那嗓音的脆快劲，倒象个壮年。本来他精神头很足，可是此刻他却信马由缰地往前走。驾辕马性急，走得鼻子快碰着拉套骡子的屁股蛋了，他也不抖抖手中的鞭子。他在外边干活一向就是这么蔫儿，可他一回到自家的小院套里，那两只手可就不够使唤的了。一个鸡蛋大的砖头块子，他也拾起来摆在墙头上，一筐灰土，也要垫在院里下雨汪水的地场，

还要用两脚踩得实实的，唯恐叫风刮飞了；见个小虫子，也不借力气弯下腰用秫秸瓣夹回家喂老母鸡；甚至天旱时掉几个雨点，他也双手捧着说：“哎呀呀，这要是一块堆落到我家自留地里，该有多么解渴呀！”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！现在是秋天抢交苹果的时候，队里把两辆车配成三辆，不然是不会动用他这个老饲养员来赶车的。

这位车老把叫侯得先，旧社会他从打十一二岁就在小镇上的一家药铺子里当打杂的，后来慢慢地熬成个拉药匣子的，再往后回家半务农，半给人家开个药方子，人家不给钱也不硬要，人家给钱也不把手指头卷回来。慢着慢着边边沿沿的买了几片地，有时半明半暗的袖筒里逼钱，往外放笔小债。土改给他定成分为上中农。因为他拉过药匣子，人家说这老头心眼多，满肚子小抽匣，不知那匣里装的是啥药。村里上年岁的人，都叫他老先，年轻人称他老先叔。意思是遇事逢情他心眼来的快当，见点便宜他都抢先下手。比如说去年大队卖猪崽的事吧：

在卖猪崽的前一天夜里，养猪场的老孙大爷和一个小青年正睡着，被一阵狗叫声吵醒了，紧接着就是一阵猪叫，两个人立即起床，往猪圈那里跑，只听到猪圈那里猪叫狗咬。小青年跑在前头，手里拿着木棒。他一到猪圈跟前，先放了两个纸炮仗，两条狗还是扑在猪圈墙上咬得很凶。他问孙大爷：“圈里是不是钻进狼去啦？”

孙大爷紧走几步说：“不是狼。要是狼，早给炮仗吓得一溜烟跑了。再说狗不会在猪圈墙上叫，早就冲上去

了。”

可是一时圈里母猪吼叫的特别厉害。小青年跑到猪圈墙跟前，用手电筒一照，见是一个弯弓着腰的黑东西正贴着猪圈墙爬着呢。他举起木棒刚要打，那黑东西说了话：“别打，别打，是我呀！”随着话音，那黑影扶着猪圈墙站起来了。

小青年用手电筒一照，原来是老先。只见他满脸满身全粘着猪粪，一条腿还直哆嗦。原来他的腿被小青年下的套狼套子给拴住了。

孙大爷赶忙跳进圈里，把狼套子从老先腿上解开，把他扶出了猪圈。小青年见老先嘴呷子两边好象流着两条子血。仔细一看，不是血，原来是嘴呷子上含着两条红绒绳，因为他嘴巴子哆嗦着，所以看起来象流血似的。小青年用木棒顶着老先的腰眼，边往饲养室走边说：“好大胆子，你敢来偷猪！”

“我可不是来偷猪呀！”老先把嘴里抿着的红绒绳扯出来用手摆着说，“我是来买小猪崽的呀！”他一走路，一条腿晃悠悠地怪不得劲，他有些害怕地问，“你们看看，我的脚后跟是不是被老母猪给咬掉啦？”说着战战兢兢地翘起那条腿来。

小青年一看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不是脚后跟，是你的鞋后跟被老母猪给咬掉了！”好厉害的牙齿，把棉鞋底子给啃去了半截。

老先走进了饲养室，孙大爷赶忙从暖瓶给他倒了碗热

水。老先接过碗去，也不知是水热呢，还是有点后怕，只见他两手还直劲哆嗦呢。

孙大爷一句话没说，他明白老先是听说要卖猪崽，又来了个老抢先。在开圈卖猪崽的前一天，在猪崽身上绑根红绳，按老规矩这被绑上的猪崽就算他家买下了。

小青年看着老先的狼狈相说：“老先叔，你这个自私自利气味也真大，老母猪都咬你的脚后跟！”

老先脸不红也不白，冲着孙大爷说：“老孙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闹了这场灾，就是我没绑上红绒绳，也是板上钉了钉子，明天可得卖给我两个小猪崽。”他说的一副可怜相。

老先抢先抓猪崽被老母猪咬掉了鞋后跟这码事，全村没有不知道的。

老先有几个子女，都是他亲自起的名。买地那年生下大儿子，就起名叫自田；盖房时生下二儿子，就起名叫自防；几年后在院里打了一眼井，生下三儿子，起名叫自警；后来在房子周围垛圈墙，他就把生下的小四，起名叫自强；生老闺女那年，在房前屋后栽下了几棵苹果树，他就给起名叫自苹。往准点说，这老爷子也不是那种缺德带冒烟的人，只不过是私心太重的主儿。眼下儿子们都分居另立灶门口了，老两口身边只有一个宝贝疙瘩闺女自苹。……

老先把下巴颏稍微仰起，象接从天上落下来的雨点似的，嘴里又叨咕起来：“本村小青年闹腾得就够欢的了，真可以说是光脚丫子放小跑，还嫌腿肚子坠得慌呢。谁知一招手工夫，由城里又下来这么一大帮，有的小青年真瞎胡闹，

没干几天活，把铁篮球架子都给锯了，……哎呀呀，往后胜利新村说不定会蹦跶个啥模样呢！”他抬头看看太阳，用鼻子拉个长音，手中大鞭一绕花，话头一转又赞叹起来：“胜利新村有三宝——苹果、石头、带拉脚。从打老书记得病住医院到去世，这两三年光景，大队长吴大器两手象搂钱耙子，闹了个满打满流的上等队。谁曾想，腾！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，硬逼着把拉脚大车给卷脖啦；瞪着眼珠子瞅着满树青苹果，钱都挠手心了，就是不让你往下摘。入党没几天，腾！就象自己拍着胸脯站起来了一样，当上了大队书记！紧接着又腾！到大寨学习去啦！听说前两天来了封信，说要学习大寨，大批修正主义，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，要掀起‘农业学大寨’的高潮，在胜利新村要堵死资本主义道路。全村的小青年象一堆干柴，就等着山燕回来点火了。连那腿脚不灵活的老果头也拄着拐棍和小青年一起往高里蹦跶，还敲腔打板，说什么，狠抓阶级斗争，大批资本主义思想……这阵子村里大喇叭又往高里挂了一丈多，黑板刷得乌黑锃亮。这要再腾腾几下子，会把胜利新村腾到哪里去呢？！唉！”老先叹口气又接着往下叨咕：“只有吴大器队长是老牛腰子不怕摆晃，你要开荒种粮，他是照常拉脚。安技术员说，只要红绿旗摆得好，是两股道上跑车——撞不上。我赞成这种说法。这不是吴大队长进城订拉脚合同去啦！依我说咱们先别头皮发热，还是走着瞧吧。你山燕飞的天高，离开钱还想把人拢住。”这一肚子话，可把这个老头儿给憋坏了，今天自跟自的算说了个痛快。最后想，我还走这么

快可图个啥，就是你山燕遇上我，没有拾元大票扇我的脊梁，还能怨我走的慢吗！想到这里手里的大鞭好象也短了半截，连同他的胳膊也搭不到前套骡子的屁股蛋了。心里不是个滋味，不由得嘴里哼唧着：

老先我不由心里细盘算，
脚下大道起尘烟，……

老先这么一蔫下来，三匹牲口一翻蹄，也摇晃着尾巴走的更慢了。蹄子叭哒叭哒扣地皮的声音，清楚入耳。车轱辘上粘了个树枝，一转动起来树枝刷着车厢板，发出丝丝的响动，象胶皮车内胎冒了气一样。老先闭上了眼睛，随着车的晃动颠跣着，加上屁股底下垫着的毡子发暄，就象喝了几盅老酒坐在船头上一样晕乎。

这时大车走到挂月锥脚下了。先是传来：

学大寨，要大千，
千军万马齐参战，……

大车刚要转弯，突然一声：“驾——！”又叭的一声响鞭，好象整个山谷都晃动了一下。

老先冷丁一睁开眼，手中大鞭早已被缴械了。他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拦车撈过大鞭的人，不由得哟了一声，嘴里打个憋说：“啊，啊！我说老侄女，你这是打哪条道回来的呀？”心里想：我的老天爷，你难道是从挂月锥上下来的吗？

来人正是老先没有接着的山燕，只见山燕抖开系在头

上的枣红色的方格子围巾，往肩膀头上一披，好象透过这挂大车的蔫巴劲，看透了老先的心思，微微一笑说：“老先叔，我是抄小路回来的。”说着把大鞭又交给了老先。

老先麻利地扯出屁股底下的白羊毛毡子说：“山燕老侄女快上车，你铺上。”

山燕心里好奇怪，老先怎么舍得拿出这么新的毡子，这和他头上的帽子一比，也太不相称哪！

老先终究是老先，他也早看出了山燕疑惑的眼神，便龇牙一笑说：“山燕老侄女，这是咱们安技术员在我出车的时候，一直赶到村头，特意带给你铺的，连这接你的车都是他亲自安排的。”他脸上笑得起花儿，想把“特意”这两个字说得叫人听着有贴心入腹的味儿。

山燕却听着很不舒服，眉毛稍动了一下，说：“安技术员想得可真周到哇！老先叔，你铺吧！你看我这两只泥腿，别脏了人家那领白毡！”说着跳上车，坐在捆苹果筐的一团绳子上。心里想：安史欣这是摆的啥阵势呢？这可能仅是个开头，一定还会有下文的……

老先也没再坐毡子，脑门上成排的皱纹又活动开了，心里嘀咕道：这个毡子没献对头！不由得往山燕身上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老侄女，你可真付得下辛苦，从大寨回来也没歇歇脚，就跑到挂月锥来啦？”

“我到挂月锥看看土。”山燕说。

“看土？！——”老先轻飘飘地应着。把下面想说的话咽了回去，又想了想才说，“你娘也没给你摆摆挂月锥上的土？